

栗園文鈔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44

2



文庫11
A1144
2



王莽曰儒亦嘗
歷論古人者是
非褒貶滿胸如
芒刺也於讀此
篇乎改是

栗園文鈔卷之二

○ 議論文辨

男 彝編輯

儒者之於議論也。本出於不得已焉。而其不得已者。蓋自孟子論性善。闢楊墨始也。昔者六國之際。周室不振。諸侯強梁。視天子如弁髦。征伐之權。皆出于其手。無復君臣之禮矣。於是乎為我兼愛之言。紛紜迭興。以簧鼓天下。天下翕然歸之。當是時。吾聖人之道。不絕如綫。實天地之一大厄也。嗟夫。異端之害。豈洪



水猛獸之比矣哉。賴有孟子出于其間，以亞聖之才，正大之學，內養浩然之氣，外掉懸河之辯，首唱性善之說，以闡之。聖人之道，赫然復顯於世，猶太陽一出而魍魎藏跡。至今天下皆脩孝悌忠信之道，而得不陷於無父無君之惡者，未必不由於孟子之深仁偉績也。雖然，孟子豈好辯者哉？蓋有欲默而不可者在也。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議論之出於不得已也，昭昭明矣。有人于此，遇暴急之疾，為醫者，不得不作峻烈之湯劑，以攻擊驅除其毒，不然

訥堂曰：少年書生，以才子自任者，尤有此病。梁國兄發解寶之識論，以下頂門一針，亦不得已之辨。
豐浦曰：愚竊憂此弊久矣，然未能以救也。公有論著，後進之幸矣。

則必至於斃而不可救。夫異端者，毒仁義之尤甚者。而孟子懸河之辯，乃攻之之峻劑也。吾竊怪今時青衿子弟，以偏見獨識，作為議論之文，妄是非古之名君賢相，以英雄豪傑之事業，吹毛洗垢，唯瑕疵之求。此有大害乎心術之正焉。為之師者，亦不深察議論之所出，往往為之設題，以懲息之。曰：益青年才氣，莫善於作議論之文。子弟聞之，容氣狂奔，高談異論，無所顧忌，傲然以文士自居。而至誠意正心修身繕性之學，則視以為贅疣無用之物，豈謂之何哉？程子不

詞堂曰以東坡
語結孟子應起
首文法縝密

言乎。少年善文章。一不幸也。况妄議古人。失其固有之善心。不幸莫大焉。為師者。實不能辭其罪也。曰。然則議論之文。不可作乎。曰。否。務講經明理。胸中具一定之權度。然後作之。庶幾不為徒作矣。雖然。非有事之關係于人心世道。如孟子性善論。不作之可。吾故曰。儒者之議論。出於不得已也。東坡却言荀揚之爭。孟子激之也。此以孟子為好辯者。豈知孟子者哉。雙松曰。議論之文。原於孟子性善之說。正論不磨。拙堂曰。書生不經事者。論古人。不詳本末。不知時

宜。以一理概萬事。鍛鍊羅織。周內之道學先生亦然。余甚不喜聞如此說。公之所辨。實得君子長者之意。

苗浦曰。文有益於世教。何等議論。

○文辨

文有真有假。猶山有真假也。今夫兀立於碧落之表。連峰疊巒。龍飛鳳舞。雲煙繞之。卷舒出沒。使人目眩神驚者。是為真山。而峯也巒也。雲煙也。莫非山之文矣。庭下五弓之地。役園丁。聚土石。經營布置。以模倣峰巒者。是為假山。假山不能生雲煙。何也。以其出於人為也。如真山。則天地秀氣之所鍾焉。變幻不測。故自能成此文。已。腹藏萬卷。淳發而成文。起伏頓挫。始不與法期。而法自生焉。光燄道上。清空一氣。奕奕如

新。其人雖既死。然其文則千古不朽矣。豈非真文哉。坎腹朽然。不多貯書。徒縛住繩墨。以作文字者。其所發。萎蕪不振。非所謂塚中髑髏。則手中傀儡。其人雖現存。然其文則已死矣。豈非假文哉。由此觀之。山而不能生雲煙。則不可謂之山。文而不能發光燄。則亦不可謂之文。文能發光燄有道乎。曰有。韓柳諸公之文。其能赫赫然。所以發光燄者。豈非以腹藏萬卷。取而注之手故耶。雖然。作文固有其法。學者宜明辨詳析焉。然後下筆。雜亂無章。不可謂之文也。但青衿書

生。僅讀一部文章軌範。自以為足。高論文法。歷試先輩。問以古書。一不能答。茫若聾聵。可憫之甚。故余作此篇。以警之。庶幾有所妙悟。而變假文為真文也。拙堂曰。辨文之真假。為青衿書生。指迷導之於正路。可謂霧海金鍼矣。

士恭曰。子雲誦賦千篇。子美讀破萬卷。古來作手。莫不如此。此篇立真假之目。罵盡坎腹空疎一輩。敲入諸讀書之域。其用意亦可謂厚矣。

練心膽論

士不可以不練心膽。練心則智慮出焉。練膽則勇決生焉。可以充廟堂之用。可以應軍國之務。心膽豈可不練哉。然此二者。深藏於身腹中。非如丹砂絲布之可以人手練也。然則練之如何。曰。練丹砂以鼎火。練絲布以水灰。而練心膽以文武之道。文學熟而武藝精。是乃心膽之所練也。何以言之。有二人於此。同學文武之道。其一人則篤志刻意。磨以歲月。智識朗發。而弓馬劍槍。亦皆究其壺奧。筋骨硬堅。能堪寒暑。投

韜養曰文學熟而武藝精一篇
主意在此二句

韜本曰引獵師
与蚤丁為證左
主意益明誠
新曰獵師蚤丁

之於機務繁劇之地而不迷。真之於干戈倥偬之間而不懼。此豈非學熟藝精。心膽練焉者乎。其一人則雖學之。而心常在於鴻鵠矣。智識闇昧。骨力柔矣。使之治事。錯亂無條。使之當敵。頽望不前。此豈非學與藝未精熟。故心膽不練焉者乎。均是人也。而其智愚勇怯。相判如此者。無他。在其練心膽与否而已。甚矣。心膽之不可不練。而文武之道。不可不精熟也。吾嘗見獵師与蚤丁。殪鳥獸。捕鱗介。一則走乎千尺之山。一則投乎萬尋之淵。皆視巉巖洪波。如坦途平地。而

平日在死地為
生活。故能得練
習。今日士人安
坐鼓腹。雖為訓
練。非死地。所以
難練也。

韜本曰又不可
無此段辨解

毫不畏避者。何也。以平素習練其術。有所自恃。故爾。賤業猶然。况於文武之道乎。戚俞二將。開口則必言練。良有以也。或曰。士人讀書擊劍。如緩急必可用。而臨事沮喪。魂飛魄散。偷生苟活。不以為恥者。有之矣。匹夫目不知丁。手未嘗握劍。而能知大義。赴國家之難。復君父之仇。感天地。泣鬼神者。有之矣。由此觀之。人之智愚勇怯。一定於賦性之始。而非學与藝之所能移。則所謂練者。果何說也。余曰。匹夫初未知文武之道。而能曉義赴難。視死如歸者。未必無其人。然千

百中乃一人而已矣。至如士人讀書擊劍。臨事而沮喪者。此則學文武之道而未精熟也。是謂之徒習。徒習豈可練心膽。生智勇。以負荷國家之大任乎。今子不問其精熟與否。以文武之道為無益。而欲概去之。可謂自暴矣。孟子不言乎。五穀者種之美者。苟為不熟。則不若稊稗。余於文武之道亦云。子以為何如。或唯唯而退。

韜庵曰。論原澹齋翁兵要錄。而翁所論。媿亡一千餘言。頗有失於紆行者。似未如此篇剴切詳明也。

誠軒曰。嘗讀西人武學揭示。有藝高膽大之語。妄人輒以文武為藝。卑視之。翁此篇。可以發此輩矣。

平重盛論

君子之事君事父保寧宗族使子孫永血食者未嘗不由於智仁勇三者也而三者有大有小君子能用其大者矣至其小者則屏而不必用也吾邦素稱君子國獨以平重盛為稱首豈非以一身兼備斯三者歟吾竊謂重盛智勇有餘而仁不足故其仁小而可議者也蓋保平之亂重盛輔其父清盛以戡定前後大難是非智勇兼備者焉能如此曰仁之可以議者何如曰在其請清盛宥源賴朝之死與自祈死而

拙堂曰項王不殺沛公城翁以為猶有君人之度淨海不殺源二侯得無類此歟

已矣夫方義朝之舉事也賴朝年甫十三嘗勸其父逞擊清盛于途中敗走之間馬上坐睡且拔刀斬土寇此其膽氣勇壯而大將之度量已備矣雖庸人愚夫皆知苟活之則異日必起雲雨縱非鳴中物也何況重盛之智而有不知之者乎縱令池尼與賴盛固請宥之為重盛者不可不勸清盛除之以絕後患也若不聽竊奪而殺之其誰謂之不仁况清盛欲殺之乎然同池尼固請宥之是溺於姑息之愛而貽後之患者至其祈死則誤仁道尤甚矣何也當時清盛

位極人臣。勢威薰灼。廢立生殺之權。天子不與之。而已自與焉。橫恣驕暴。無所顧忌。上下忿忿。欲扶其面。食其肉。而隱忍弗敢發者。徒以有重盛焉耳。一日無重盛。則六波羅之第。忽生荆棘矣。且清盛雖暴戾。然心畏重盛。故重盛諫諍。則或納焉。於是乎天子有所倚賴。而群怨有所慰藉。是知重盛之一身。所關係甚重矣。則為重盛者。宜保養其身。幾諫風諭。以俟清盛之老矣。又血氣已衰。其凶暴必不如曩昔之甚也。而或悔悟遷善。亦未可知也。瞽叟之惡。曰舜之烝烝。而

允若終為慈父。重盛不能出於此。感一夕之凶夢。悵悵不樂。遂詣熊野祠以祈死。歸則果沒。自是天子失所倚賴。清盛之惡滋熾。人怨弥深。賴朝乘其隙。勃興於嶋中。天下皆應之。白旗所向。莫不風靡。竟使龍舟出沒大海之上。玉體葬于鱈魚之腹。而闔族夷滅。重盛不得辭其責。吾故曰。賴朝之興。重盛之死促之也。賴朝之購索平氏胤子。而斬殺之。亦重盛導之也。重盛若見其父於地下。不知其將何辭以解之。抑重盛之夢其父被誅。使其事果信。則當祈壽。而不當祈死。

也。不幸有疾，亦當徧求良醫，服藥治之。他日以身救父之誅，不得則與父同死。庶幾可以無遺憾矣。然反祈死，何乎？其意蓋曰：吾死之後，刀鋸鼎鑊，惟父所自取。重盛何愛其身之厚，而視其父，惻然若路人乎？不知君子之於仁，固如是乎？幸清盛病沒，若不然，被刑戮尸諸市朝，則重盛為不仁不孝之子，故曰重盛智勇有餘，而仁不足矣。嗚呼！負君子之名，如重盛，而不免煦煦小仁者，蓋以溺於佛法故也。歐陽永叔曰：智勇多困於所溺，信矣哉！雖然，生於不淑之世，而事狂

暴之父，亦重盛之不幸也。其祈死而得之，是偶然耳。柳子厚於范文子之死，已辨其妄矣。

韜庵曰：許其智勇，不與其仁。論尤公平。其駁仁不足處，鑿口皆中窾。重盛有知，當愧服於泉下。

○○某翁說

某翁索蹄於余。且今演其義。余退而撰千里二字以呈焉。蓋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義也。夫驥者。馬之取絕群。而日走千里者。方其臨戰場。飛騰奔逸。追風掣電。蹴堅陣。潰重圍。縱橫馳突。若行無人之境。而敵兵辟易。苟或觸之者。悉為齧粉矣。能脫其主於鋒鏑之下。立功於沙漠之外。不亦壯乎。及其已老。退受惠養于厩櫪之間。而報主之心。未嘗一日忘懷。故及聞戰鬪之聲。金鼓之音。跑地而人立。奮鬣而長鳴。其勢

凜凜然如將橫行於千里之外者。嗚呼。雖體力已憊。羸勇猛之氣。則無有異乎疇曩矣。是其所稟乎天之氣。豪雄老而不衰者如此爾。世之為士者。執志勵節。磊磊落落。不撓不屈。老而益壯。欲盡忠於國家之難。馳志于千里之遠。亦當如此驥也。然而今時士風。壞敗。萎蕭不振。加之大抵不學無術。於古今治亂興廢之事。茫乎不辨。是以感激之氣。蕩然掃地矣。駑駘自甘。尚何望千里。少者猶然。况於老者乎。其所謂老而益壯。志在千里者。余獨於某翁見之。翁年耳順。體健

氣剛且好讀史飲酒方其已醉而評論古今英雄豪傑事業霏霏然如鋸木屑至於忠孝義烈之事蹶然起立奮袂扼腕大聲歎息有足使人感動焉者蓋其平日所抱負之氣勃勃發露而不可掩也余之以千里為踰其誰謂之不可翁今而後彌矍鑠若馬伏波據鞍顧眄廉將軍一飲斗米被甲上馬而忠憤之氣躍然馳於千里之外者豈不可庶幾哉遂舉此說以問翁翁莞爾而笑曰是可以為吾踰也

小竹曰章法凜然抑揚頓挫皆備而渾渾數百言

亦有一日千里之氣

雙松曰結段尤雄偉翁之為人可想方今亦有若而人奇奇

笛浦曰壯哉翁壯哉文

誠軒曰魏冰叔集中五七言古今體皆有伏櫪下題命意各壯此篇可相表裏

渡邊生名說

渡邊生從遊余者久矣。一日問名于余。余命曰名龍。字尺水。蓋取諸尺水生龍之語也。生曰異哉。一尺之水而能生百丈之龍焉。敢問何謂也。余曰有小池于此。其深僅尺。一旦波浪暴湧。黑雲蔽空而下。當此時。龍出水乘雲升天。此謂尺水生龍也。然而其實非尺水能生龍。蓋龍潛匿于尺水之中。而能變化焉耳。不獨能潛匿于尺水之中。又能潛匿于寸石之中。嘗有一農夫折薪。其斧誤觸石。忽然霹靂大震。有物破屋

苗浦曰行文變化殆有猶龍之歎
雙松曰以古之戰鬪比龍之變化而文亦變化有法苗浦評猶龍之歎真不虛矣

而去。蓋石中有龍潛匿焉也。夫一尺之水。徑寸之石。而龍能潛匿其中者。以其能變化故也。苟龍而不能變化耶。與蛭蚓何擇。況人萬物之靈。豈可無變化哉。人而無變化。與木石何擇。昔源廷尉才發戰艦於風濤之中。襲平氏於八島而殲之。此非廷尉之龍變於八嶋者乎。竒正互用。屢戰於川中嶋。以爭雌雄。此非甲越二將之龍變於川中島者乎。乘風雨潛軍踰山。出敵不意。突其中堅。斬其將者。織田右府之龍變於桶狹也。單騎發岐阜。疾馳至柳瀨。與北兵戰。大破之。

者豐關白之龍變於柳瀨也。是數公可謂能盡變化之妙於軍旅之中者矣。夫人之在於世。一日之際。事物之來。雜然蟬集。殆有似敵之來。斫營攻城焉者。我之應接之。不可無如良將之千變萬化。臨機制敵之術也。若夫曲謹細節。規規繩檢。每事失機會。為人所笑。此庸將之墨守兵書而取敗者。非愚而何。余子之為人。頗有過於緩者。余恐其弊之或為迂闊而不能變化也。而所謂變化。非恣意妄作之謂也。平日力行庸德。臨事能變化。猶龍之潛匿水中。戩時而動。

作雲雨者是耳。生拜曰。謹奉教。

豐浦曰。筆頭亦變化。不可端倪。讀至結尾。僅可臆認其實意所在。觀者莫迷眩焉。

誠軒曰。戩時而動。作雲興雨。是公平生抱負。假生而發耳。文章已極變化之妙。它事可推。

祭帆足先生文

豐浦曰文氣質實真吾黨之語

維年月日。門人中村和。謹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帆足先生之靈。嗚呼吾師。生喬木家。恥齒執務。竊笑井蛙。齡甫釋象。聞一知二。智識日明。竟出倫類。比及弱冠。慨然東轅。遊京之都。問道淇園。議論不合。辭去其門。遂至浪華。師事履軒。履軒奇曰。德業必尊。以幾歸國。膏油繼晷。朝齏暮鹽。宛如寒士。上則天文。下則地理。經史百家。皆納腹裏。不飾文具。秃筆素几。破硯一枚。是而止矣。綴屬文章。思如流水。辭致古奧。韓

訥堂曰讀八學新論而知此數句不溢美

範柳軌。生徒負笈。來自遠迹。一朝秉政。力定國是。擢拔人材。獻替可否。朝野感戴。建祠祭祀。忽焉請老。隱居山中。結茅臨澗。廣劣五弓。野菜麥飯。知足自豐。師吾

嘗致書云山中無他物野菜麥飯生計畧足奉別已久。欽慕轉切。頃賜手

當浦曰一字一淚

函。且感且悅。薰沐拜誦。言言金屑。唯道老夫。得疾疲茶。遠寄此書。与汝永訣。余則以為。吾師謬說。今朝何故。魂驚心結。訃音果至。五內如裂。余也不幸。千里羈官。堂不與歛。野不送棺。西嚮慟哭。泣血闌干。初余在門。放縱自適。吾師寬假。不太譴責。嚴定課程。懇懇誘

掖。此其胸宇。豁達洞闢。與世儒先。一切督迫。不少怨人。天地懸隔。今也師亡。追憶疇昔。致誠致哀。以吊靈魄。嗚呼哀哉。尚饗。

笛浦曰。近業中。吾以此篇為魁。

又曰。自真情實境。流出。何等周匝。

訥堂曰。聞先生晚年。不輕許謁見。景慕先生者。讀此一篇。而盡其學術行誼。可以無恨矣。

士恭曰。僅四百字中。先生全豹盡露。文亦古質渾厚。笛翁以為魁卷之作。信矣。

祭鳴田見山文

友人中村和敬。具時羞之奠。祭於亡友鳴田見山之靈。與予在國。居僅咫尺。朝夕往來。相視莫逆。予志劍術。吾耽書籍。誓曰。丈夫弊衣蔬食。攻苦習勞。以成其志。媮情幸生。有愧天地。一朝分手。萍蹤各異。亡幾相見。同遊北筑。予佩長劍。步如怒蹠。路人避側。屏息瞪目。香春名山律翠。白雲繞麓。攀躋至巔。倚石姑咏。時維季秋。風哀氣肅。木葉黃落。叫猿鳴鹿。又上烏尾名山。四合老木。日落山暗。石火磨鏃。點足寸步。恐陷深谷。僅

魁卷曰志氣激烈。宜其能成一情。幸生者之多。何。

得下山。忽覺枵腹。殆不能興。飲泉手掬。會有馬夫。惠以餅肉。遙認燈光。至農家宿。主人慰藉。煨芋烹粥。同衾就寢。展脚睡熟。翌抵霸臺。狂覓武人。比試劍術。子劍有神。林靜風疾。莫不逡巡。吾仕水口。子之江戶。途叩弊廬。如早得雨。把臂道舊。互忘賓主。吾遊江戶。訪子淺草。賀子益壯。喜吾未老。觀瀑王子。汎舟隅川。洗觥酌酒。舉網擊鮮。都下劍客。何止百千萬口。一聲皆稱。鳴田。吾聞之喜。如狂如顛。留滯閱月。吾輒言旋。送吾品川。大開離筵。歲月荏苒。今已十年。頃聞人言。子

豐浦曰。愚聞見山之名久矣。今讀之慨然。

客黃泉。吾不信之。以為虛傳。且曰。見山。筋骨鐵堅。雖有疾病。不藥必痊。訃音忽至。如夢茫然。良久乃悟。物之難攀。巍然不動。莫若於山。地一大震。山為之圯。則巍然者。亦不足恃。嗚呼。見山如山。崢嶸勇武。絕倫。實為干城。子之在世。感慨淋漓。剛強有守。未嘗伏雌。尤重然諾。拯人急危。不肯仕官。峻標自持。諸侯爭延。待以賓師。獨所惜者。不生亂世。提劍斬級。以逞絕藝。今也不幸。奄忽永歸。天乎命乎。泣涕歔歔。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拙堂曰。祭文中。說平生遊處。蓋本昌黎祭張署文。
笛浦曰。見山之鐵堅。而溢焉如此。所謂巍然者。亦
不足恃耶。一則疑之。一則慟之。

書日本史後

吾人讀書。曰作者人品。敬慢自異。其人非君子。而其
書說閑話。則醉卧涼覽。以為睡媒耳。頃閱大日本史。
與漱掃几。拜跪莊誦。蓋義公以不世出之才德。而成
此大典。記事的確。立論正大。非世之儒生文人。徒以
著作自任者之所得。而髣髴也。賴山陽書贊藪後曰。
義公以英雄資。生治平時。無所出力。故逞於史。山陽
以豪傑才。不用於時。著日本外史。以自逞焉。故能出
斯言。真足以盡義公矣。細野君好學。本藩罕覩。前是

翰庵曰。可謂山陽知己。

祇役東都。以公餘手寫此書。全部百六十卷。分為六
帙。裝釘亦出其手。強有力之人也。但以浩卷巨冊。不
免時有魯魚。使余訂正。且索跋一言。余不自量。管見
所及。間正誤字。遂書數言於後。嗚呼。他人徒知務騰
寫。而不能擇所寫。細野君特眷眷殫精神於此書。非
由仰慕義公之為人哉。君可謂知所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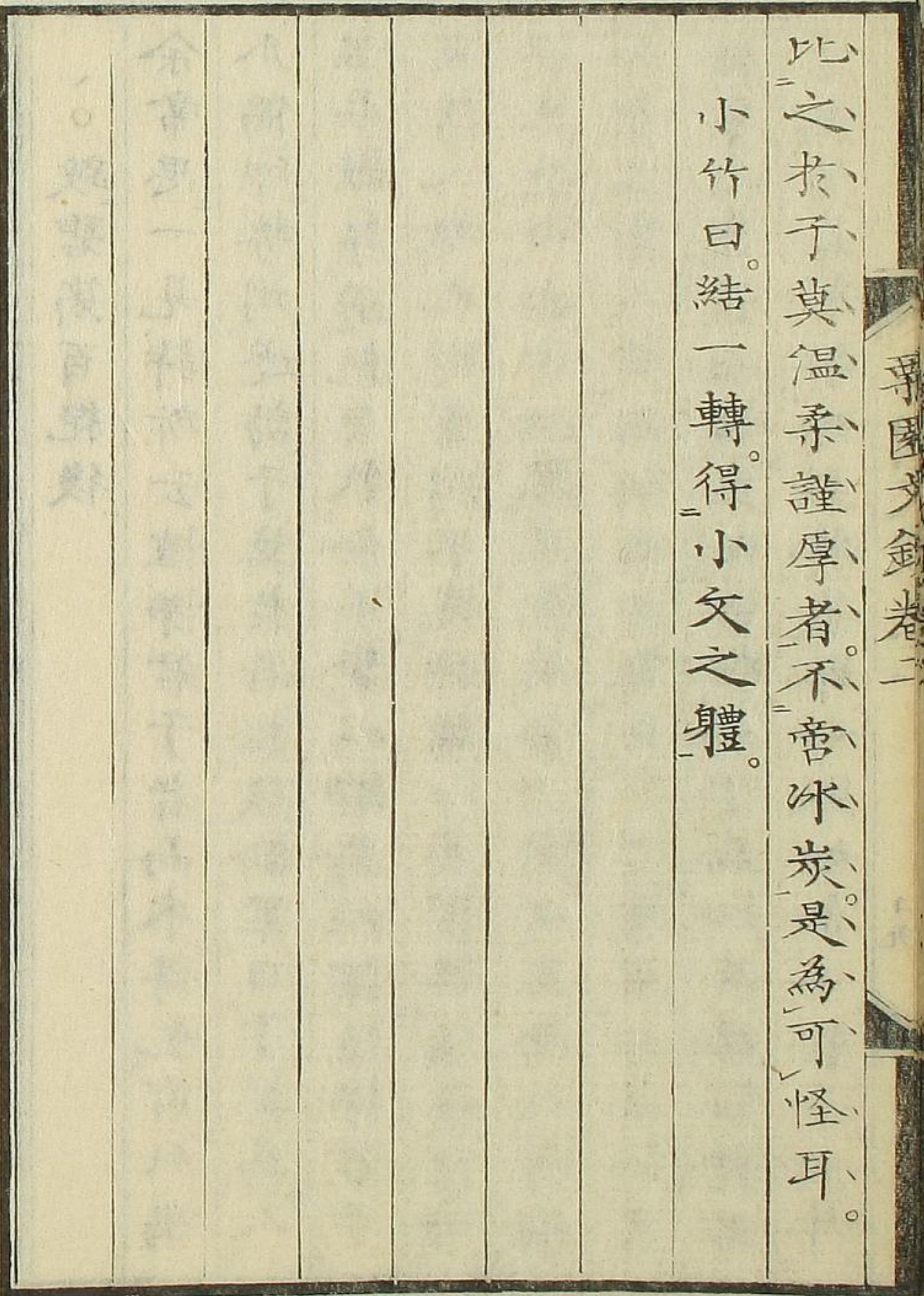
誠軒曰。讀其書。尚友其人。嘗聞其語。今見其人。

○跋碧筠百絕後

余常思一見詩所云愷悌君子者而未得也。前此鴟
爪偶印。勢州遂訪于莫於若松。談論累日。于莫為人
溫柔謹厚。遜挹自救。余不覺心醉焉。以謂愷悌君子
豈斯人歟。已別書問不絕。時贈以其家醞。頃遊京師。
途見過訪。出示此卷。求跋尾。余一閱之。其詩無有嶮
怪奇技驚人者。而馴雅清艷。自有可愛者。此其溫柔
謹厚之德。發而使然也。余於是乎。益知其為愷悌君
子也。至其家醞。勁烈特甚。雖好飲如余。不能過一升。

管浦曰此一段
秀割更妙

比之于莫溫柔謹厚者。不啻冰炭。是為可怪耳。
小竹曰。結一轉。得小文之體。



余頃日鬱抑不樂。亂抽架書讀之。偶得深草元
正所書壁語。頗有所適意。遂把筆戲以漢字譯

之。
伴萬溪以元政壁書為後
人偽作不知果然否

非好為僧。而與世相背馳也。所以雞髮者。以其懶於
梳沐耳。以竹為柱。以茅葺屋。優遊坐卧于其中。誰謂
之不可。獨怪奔走於名利之途者。目不能覩芳野。花
偶聞鶉聲於深草野。唯思炙而啖。營營枵枵。無得片
刺之安矣。非獨人為然。雲之出山。猶忙於催雨。塵之
呼北。不擇音而鳴。我之所以靜而安者何也。不願生

誠軒曰唯流旋於極樂是以失足於地獄人事每所目見譯得痛切
小竹曰不笑句作不笑歲之甲子則不知已之年齒也如何與原文不合乎
前以死日句作不喜於生之始則生之終也何憂如何

於極樂則無隊於地獄之患。以死日為生之終。固無所憂矣。籬落之類。廢附之自然。觀無私之月。于破牕風雨淒然。輿情所同。吾豈獨無聊。有釜一脚。非不可炊粗飯也。金衣公子之弄音。非不使襤褸之人得聽也。以可睡之目而睡。以可步之脚而步。不有所覺悟。則無可遺忘之事。不算已之甲子。則不知其若干也。以此心處世。嗚呼不亦樂哉。
小竹曰。覺世之辭。喚醒人。
拙堂曰。元政有歌云。朽果奴。猶折口者。問人乃心。

耳加口留谷濃茶橋。余嘗枯出之。喜其高尚。配於石犬山鴨川之詠。
笛浦曰。是一部之鶴林玉露耳。

栗園文鈔卷之二

門人 淡路田中寬子簡
平安宗 保子定 校

栗園文鈔卷之三 附詩

男 彝編輯

元日即事

御家平日順長芳。况復今朝是月正。好把屠蘇違習俗。雖非盧柳家先傾。

○首春十八日雨。訪僧某途中作

糝糊煙霧遠山微。細雨鐘聲濕不飛。野徑無人春自寂。一雙不借訪禪扉。

、擇某与醫某。請就塾讀書。既而寂然。戲賦以似。

小竹曰儼然儒者之詩非閑言語也。○士恭曰歲旦也。輒己与習俗相左可以知其除夜共

時二月望日也。

小竹曰此則學者之詩

節至涅槃春已半。梅花辭枝減暖香。佛誕之日亦已
幾。屈指不過五旬強。白駒過隙蛇赴壑。少年易老翰
墨場。勿傲世間遊冶子。看花翫柳日日忙。及時勉勵
古訓在。諸公佩銘宜無忘。即今青囊業正閑。請及把
把猶未黃。

春遊記所見二首

小竹曰真率成篇句句可愛

風日熙熙三月初。樓鞵乘興出茅廬。繞田時伴莊生
蝶。臨水閑看惠子魚。花底絃歌人飲酒。柳邊吟詠客

又曰不減前作

停車脚倦乃休休。乃步春遊真箇養生書。
讀倦飄然獨出門。放歌朗詠步郊原。菜花堆裏疑無
路。鷄犬聲中覺有村。映水青山鬢倒影。浴沙白鷺爪
餘痕。官卑才拙身閑散。遮莫春遊動斂昏。

將遊勢州雨不果得小詩一章

小竹曰有風味

鴉未呼晴天又雨。消閑時閱名山譜。倦來窓下枕肱
眠。夢繞勢州雙鑑浦。

鴉鴉患痘賦此遣悶

有兒名鴉鴉。出入腹且頤。既能習齊語。又學邯鄲步。

鍾愛情難已。摩頂送旦暮。一夜熱燬肌。瞪目直四肢。
山妻抱持力。赤脚走迎醫。醫言屬痘疾。輕重未可知。
頭面微見點。簇簇及渾身。隨俗祭痘鬼。為裁紅衣巾。
小兒惡湯藥。宛如就鼎鑊。盛口強灌注。不是恩情薄。
苟溺姑息愛。病根彌纏絡。繞窓補破紙。防禦風如水。
武火置數爐。暖身覆大被。鏘鏘鳴箏筑。頻頻弄繡鞦。
又顛不倒翁。以此慰心目。憂心難着眠。冬夜長如年。
寥寥孤燈下。護持待曉天。戶隙漸微白。臍膊鷄降柵。
檐雀聲噍啁。聞之聊夷憚。如此幾日過。晝耶將夜耶。

小竹曰。句句情
學此一轉。殊足
感動人。
誠軒曰。實境不
必費刻畫。平平
教去。惻動人。

小竹曰。用韓子
二句。相照妙矣。

小竹曰。佳句如
有神助。

心魂總恍惚。兩眼生昏花。憶吾為兒日。患痘轉驕敖。
爺孃加慰藉。日夜掣爬搔。將吾今日苦。想彼當年勞。
慈恩深於海。又與昊天高。以之告鴟鴞。啞啞未能酬。
嗟尔生長後。亦記此事不。

○歲晚書懷

錢歲三。弓容膝屋。心由知足。有餘福。借問世間如馬
人。何如無事身為康。

○夢得園有芭蕉。得雨多句。覺後足成之。

身無俗務接賓少。園有芭蕉得雨多。聽雨吟詩還酌

酒清風時拂醉顏過。

風雨淒然。鄉思如湧。炙脯小酌。一醉就眠。夢還鄉省親已覺。記夢中所見。併及今日事。

小竹曰。鏗七數百言。頗見筆力。訥堂曰。直叙實事。衷情自露。不愧陽城門下之士。辭過冗長。處愈見情之真。廣瀨旭莊多有此體之詩。誠軒曰。未就眠之前。已是夢一場妙。

天保十四夏六月。風雨如秋。晚蕭瑟。憶起阿翁歸心切。遙望鄉天。油雲密。炙脯呼酒。慰鄉思。山妻在側抱小兒。小兒六歲。事戲嬉。摩頂遺興。頻傾卮。微醉停杯。語妻曰。吾鄉臨海。築城關。繞城海水青。連天潮聲拍岸。飛後鵲。海船攬前。叩舷發。獲魚家多三四月。紅鬣振鱗。鱗如鉞。河豚膨腹。啼欲齧。曾從阿翁飲。此間日

小竹曰。獨言飲食。却見情。輦乾。

暮捧負扶醉還。廣川岸畔喚渡船。雲煙橫抹八面山。往事回首夢一場。羈官千里在異鄉。豈啻晨昏關定省。有時連月滯八行。言訖不覺淚泫然。山妻聞之亦淚漣。無端使妻撤杯盤。窓下攤衾就睡眠。單身飛到鱔川港。立岸遙喚鄉船上。潮來順風吹五兩。帆腹如弓持滿往。三十六洋瞬時過。鎮西諸山手可摩。卸帆拋錨龍渚岸。舍船走到阿爺家。爺見吾到手先接。熟視吾顏默無言。吾亦低頭徒流涕。悲極歡生敘寒暄。阿爺憐吾在水口。山肴野蔌充儒餐。為吾手擊棘鬣

蘇言酒所以列于小雅

鮮為吾又沽齊物論酒之功者膝下稱觴謹奉壽。藹藹佳氣滿金樽。清歡未盡睡忽醒。簷外玲然響風鈴。此時心魂總恍惚。身在故鄉猶趨庭。良久乃悟此是夢。把筆記夢示山妻。相對悵然有餘痛。

小竹曰但言眼前事而情溢於字句之外。轉谷曰實情之語故能動人

。端午即事。時家君使畫工寫其像。附郵以賜焉。筮仕移居五六年。每逢佳節望鄉天。壁間一幅阿爺偽。謹酌蒲觴獻膝前。

。冬夜記實

夢覺殘燈油欲無。起燃楮燭擁紅爐。蕉樓鼓寐人行

誠軒曰經翁之賞鑒隣狗殆与猛虎齊聲

小竹曰賦即事不着枝葉自成佳篇

絕。隣狗一聲檐月孤。

。二月十七日。余將還中津。破曉發程。記實。

曉起卜新晴。明星挂松枝。殘燈辨行李。鼎坐傾別卮。妻道慎風波。屈指待歸期。兒問爺歸日。何物為歸遺。轎夫忽剝啄。送者來謝遲。便与妻兒別。乘輪出門之。失福澤氏詩以代祭文。

小竹曰出自肺腑不似明人動輒有韵辭勝情

郵筒遠傳訃。恍惚信且疑。細讀知非夢。掩淚欲若為。今春花開日。訪君玉江濱。推窓楊柳綠。睨睨轉黃鸝。對此風景好。促膝舉金卮。丹釀喜清烈。濡甲不敢辭。

詩 彝谷曰真是矣

豪來興鬱勃。懽然撫吟髭。吾詩次君韻。君韻和吾詩。
吾歌君亦舞。有似填与荒。分手僅經月。成此永別離。
幽冥途隔絕。不可復追隨。享年四十五。三女兩男兒。
長男甫十一。鳳雛有淑姿。哀毀善居喪。饘粥面目黧。
餘皆五六歲。梨栗恣戲嬉。其母呵且泣。所天無會期。
渺渺九州路。悠悠隔山坡。携孤有令姪。護柩向西陲。
夕省曠音容。朝奠足傷悲。君本耽典籍。動念渴与飢。
奉公多裨益。偷閑事晤呶。屬文屏綺語。賦詩厭瑰奇。
常歎俗儒輩。浮華無根基。溫雅習字廣。下文容吾癡。

又曰一節頗妙

有疑就君質。有過受君規。視吾猶子弟。視君一如師。
今君遊岱岳。此身更倚誰。死生有定數。特惜哲人萎。
清揚頻入夢。巖然見威儀。原上多鶻鴒。撫孤互保持。
恩愛如已子。地下宜安怡。作詩慰英靈。哀哉君知之。
發水口赴八幡途中作

小竹曰韻字皆響

煙雨迷茫山有無。綠簑青笠近琵琶湖。此間風景知何
比。便是南宮水墨圖。

○過韓人街道記所見

寂寞秋風促。織鳴韓人街道。草茅生。歲凶無客餽。輿

小竹曰如見其境。誠軒曰道

路觸目亦自與
諸人異撰所以
為是翁

去。裸體昇夫徒手行。

秋夜宿淨福寺

聞道禪關倚古岑。晚來修葺遠相尋。馬蹄無跡青苔
厚。仙梵有聲紅葉深。鼓羽殘蟲飛佛面。禱兒村婦賽
觀音。一穗寒燈僧影瘦。貝多談熟夜沉沉。

秋夜記實

燈火如燐滅又明。博山香燼夜三更。關心惡歲難成
睡。風送唵囉三兩聲。田間。每夜交番。吹螺以防盜稻者。

憤極有作二首

誠軒曰前詩眼
中轉夫此首耳
畔響聲皆其樂
籠中物宜哉衝
口成詩

拙堂曰賈長江
之後勁

幽憤向誰訴。不眠夜幾更。挑燈振劒視。相語到天明。
深夜磨長劍。寒燈暗結愁。可堪不分事。欲斬佞人頭。

梅雨懷昔遊有感作歌

天保辛卯五月頭。蹶然我作筑紫遊。雙劍在腰笈在
背。單身不厭路阻脩。故人載酒遠相送。離歌一曲氣
如秋。醉裏同擔惟努力。名聲應震蜻蜒洲。金烏忽沒
天刷墨。大雨傾盆風颺颺。黃梅時節水暴漲。處處
舟亂洪流泥深蹶。蹶不進得欲借籃輿無置郵。多岐
茫然而誰問。幾回迷惑且遲留。七杯之坂烏尾嶽。層

蘇軾曰是子感
本色

巒插天如戈矛。晝暝咫尺不可辨。真霧腥風添弊裘。
旅魂寂寂逢人少。隔溪竒禽喚咿嗒。尔後星霜六七
換。更辭棗梓滯遐陬。而今梅熟天陰雨。憶起曾遊歎
沉浮。無端執筆歌長句。添得羈寤一段愁。

覆舟行

余時自中津還水只至抄子
港捨舟上陸是日風雨殊暴

弘化二年四月三日大風雨。雨射巨箭。風捲土。樹折
石走。麥穗飛。路傍人家晝閉戶。村生却向此間行。身
与蓑笠同掀舞。負擔僅脫姬路驛。至夜風雨益相怒。
翌日呈發取迂路。魔兒川尾呼船渡。驚聞鞺鞺百雷

小竹曰敘事精
細不俗往之感
人
笛浦曰言有益
於世教不可做
韻語讀

聲。右望大洋海水鳴。巨浪接天飛白馬。如山如屋又
如城。有人追尾來倉卒。指點海濱謂余曰。那處今朝
舟顛覆。二十餘人一時沒。人皆京師舟浪華。結伴俱
賽金毘羅。角抵力士亦同載。脫衣抱版投奔波。窈窕
二八蛾眉女。翻袂俱投一擲梭。手投其禪弗敢放。浮
沈上陸得無他。吾聞其言望海水。毛髮倒豎魂欲褫。
知是今朝舟覆時。尖聲与波舞天起。豈忘父母与妻
子。身在舟中魂棗梓。抱檣攀帆呼救船。救船不至齋
怨死。吾自豐前還江州。偶有京商話覆舟。溺沒人名

誠軒曰慘哀
哀令人不忍多
讀未段警醒愚
俗九見仁人用

備薄錄。且見且聞得從頭。如聞座間鬼尖聲。又覺紙
上風颼颼。頃聞家人與親戚。往取其屍細閱歷。面如
蠱鼓。膨而大。一舉六竅。水滴滴。大魚食腹。腹為穴。小
鮮在內。萃相喫。不知孰父孰是子。認來衣色。聊辨折
治棺。請僧葬海邊。茶畧或懷白骨還。家人胃中吾忖
度。一死唯欲伴黃泉。子訣其父妻良人。恰是蠶蟲失
蚤肩。吾儕目擊覆沒所。所以想像哀惻然。人言精虔
賽金毘羅。舟舩來往必安全。渠輩進香實遊樂。故蒙
神譴。驅命捐。或云長年溺慾海。冒風開洋致沈舩。聚

訴唯聽言盈庭。不知此是何目緣。作詩記事相吊祭。
書窓雨暗五月寒。

讀徒然草

塵衣脫却橫川口。一部徒然乃抖擻。問君嘗媚柄臣
時。為草艷書亦此手。

首夏雨中記實

日長無客訪茅亭。磨墨開描泥裏釘。雲外一聲鶻不
見。千章夏木兩絲青。

丑蠱行

拙堂曰近人有
謂草艷書者見
功法師而非無
好。心有志於
南朝不肯媚賊
臣未知然否

拙堂曰寫得宛
然如見

小竹曰。敘事要
然動人。

丑時草木睡不驚。宇宙寥寥四無聲。有婦白衣垂帶
厲。徐徐獨望神廟行。首點燭火成品字。青似鬼燐滅
又明。顏瘠骨立全如鬼。髮垂至地亂鬢鬢。有時目光
如螢火。與燭相射爛金睛。右手捉槌左手釘。舉足如
驚履不轟。口裂至耳齒皆露。感額破骨形何瘁。魑魅
遇之走。藏跡狐狸屏息不敢鳴。以茅為人縛神木。對
之怨憤吐胸臆。纖手動處挺釘下。極自鼻口到心腹。
茅人如生張四肢。鮮血疑出自膏肉。何來腥氣颯襲
人。毛髮倒豎魂魄縮。蠱咒已至第七夜。華表之下有

誠軒曰。有此一
轉。足以警世間
婦女子。不然雖
敘事之妙。如畫
意味索然。

韜庵曰。真善讀
兵書者。

牛伏踰之而行。所願遂。竊取茅人投溝瀆。可憐婦女
妬而愚。蠱人反自招怨讎。何況鬼神聰且明。冥譴暗
罰奪汝福。寄言世間婦女子。坤道所貴在貞淑。華表
與本

讀三兵荅古知幾

精微說入三兵理。此是太西真絕技。守株惟恐失軍
機。一讀須忘指月指。金剛經云。譬如指
月。指見月忘指。

詠櫻

宮女粧成徹鏡臺。淡紅薄粉絕塵埃。滿林白雪埋車

軌一片瓊英落御杯。相館曾逢龍駕過。丹墀長伴橋
奴裁。依然天寵千餘歲。休道清香不若梅。

除夜

償債黃金盡。唯餘屋與人。屋荒安漏濕。人老樂清貧。
餅裏看梅發。尊中酌酒醇。守夜寒燈下。帶醉入新春。

○二月十五夜。月瀨賞梅。

溪以梅名瀨名月。此地名實不相悖。吾遊恰值二月
望。滿溪梅開香馥馥。月照石瀨瀨娟娟。花影蘸水萬
玉骨。千山放光皆素彩。雪耶霰耶鶯耶鶯。天地玲瓏

士恭曰熟字面
上有寒儒貧儒
無煖儒富儒儒
者本末面目信
如首二句所云
好箇除夜
苗浦曰清高
意中自具奇崛
之意真是才人
手段

無一物唯見銀海冰。山元一杯試餅梅。月吸疑從仙
妃飲。具闕。

山田與某生別

愁邊叙別淚先流。三日同行意氣投。呼杯共酌山田
酒。吾向江州君志州。

○題玉淵所畫富岳圖

吾怪世間望岳人。不是薩陲即吉原。畫手亦未脫舊
習。徒畫三峰互輕軒。駿府東去龍華寺。寺中最好望
不二。玉淵道人愛山水。妙腕自具造化秘。足跡曾及

小竹曰傑作

此寺中模寫維岳來相示。展卷先見玉芙蓉。突兀萬
仞頂摩空。爛銀玲瓏太古雪。雲煙繚繞似遊龍。仰瞻
全形若君王。冠冕端委立廟堂。三保松茂沙嘴出。清
水巖近認梳櫛。又見足柄与二子。參差並在岳之尾。
積水無浪澹不流。森渺遠勢千餘里。布帆片片飛樹
杪。如鳧如茅又如蟻。諸勝環抱勢遷迤。望岳之景非
侘比。知君胸宇脫塵途。筆端雲煙俗氣無。對圖淋漓
呼太白。岳影倒映雪光射。醉來恍疑与玉淵。踏雲同
登不二巔。

舟發多土津

三扇蓬窓底。偏欣睡課成。潮來板。錨去。山走。悟舟行。
截浪大魚躍。掠檣俊鶻鳴。船頭時決背。認得圓龜城。

遊山寺

獨速狐尋食。殺更僧叩鐘。寥寥古梵刹。香火絕人蹤。

雪日即事

曉起恍疑月色舖。憑欄千里白模糊。銀鷺入盞乍消
羽。粉蝶粘衣不見鬚。懷子佳人堪痛苦。荷弓武士貽
規模。容奇賦得真詩傑。此曲于今和者無。

誠軒曰魚躍鵝
飛与魏武能擣
席啼同一颯爽

小竹曰獨速殺
更奇聯

小竹曰一事白
石所遺

、夜航下汶川。曉到浪華。紀所見。

十里江流一夜程。停船柳岸已平明。揭篷喧聒人多
少。指點霄間萬雉城。

暮春廿八日。雨中作。

綿蠻細雨灑幽庭。花落粘泥葉已青。有約携琴人未
到。獨聞檐滴倚牕櫺。

拙堂曰。公尤長於文。餘事為詩人。然才鋒淵然。今
世以此名家者。有所不及。

豐浦曰。僅口數首。然直舉胸臆。一筆掃去。故篇口

可觀矣。但如丑蠱行。所謂詩家者流所好作。我子
臧而欲傲其輩。何也。

栗園文鈔卷之三

門人

夏見廉

義哉

校

渡邊龍

尺水

跋

士之有志於世者必曰出將入相然
 而有命焉不可幸致有時焉不
 可期待於是其志磅礴其積於
 中不得已傾于文章而發之乃視其
 所發而其所蘊之可知矣水口栗園



中村翁文此子篇言其有為名家士氣
翫談喜講式之所述化法之涉兵
事吐嗟千言人皆壯其氣而偉其
文此非必文也翁質策卓越有學
殖有抱負又出之以忠懇故能不規於
文而自然成文之讀者見之議論雲湧

風生奮然無前而魂褫膽落不為正
視也其他遊刃所及記山川賦花月
莫非腹中甲兵溢以成言者皆非
其所蘊耶偉哉翁也蓋文武於
一身今審其為隨陸可以卜他日之為
鋒灌且翁職為藩傳上備銘君德

下教育多士。惡之化。延及黎庶。則雖任非相。將然之功績。想亦不小也。豈獨文字表見于世。而己哉。

戊午嘉平月 齋藤正格撰



後叙



織田右府与甲越二氏争雄於元龜天正之際。二氏用兵精鍊。至部伍卒役。截然有法。獨右府胤守。器大不拘。紀律務要勝於全局。遂先二氏。經營京畿。夫兵之

不可無節制固也。然所謂膠柱鼓瑟。不知合變者。未足共語其大也。文之有法。猶兵之有節制也。方今文運大闢。無家不講其法。然徒死守其法。不能圓活融通。以故文氣萎芥。欲巧反陋者。

蓋不少也。家君於文則不然。專以意為主。縱橫馳突。唯意之所至。未嘗區區于其法。文理自然。不為一體。試以之古名將。猶織田右府。要勝於全局耶。余趨庭之暇。繕寫其稿。以藏。

之頃與同學友某等謀鈔若干
首將刻之家塾。曰書管見以
跋其尾。竊謂文章有法。苟如
甲越二氏之用兵則足矣。未知
今之講文者誰可以比於二
氏也。余智識淺陋。徒能讀父

書而已。何足辯之乎。龍集己
未夏五月男彝謹撰



巖谷修書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官許萬延紀元夏六月

三都 江戸

發行 大坂

書林 京都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河内屋茂兵衛

藤屋禹三郎

木村勝助

林芳兵衛

戎屋治助

